

宫白羽 原著
宫以仁 改编

联镖记

第三部



联 镖 记

第 三 部

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

15印张

323千字

1990年7月第1版

199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

定价：6.00元

ISBN 7-80505-093-7/I·93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三十年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代表作《联镖记》第三部。

狮子林廷扬命丧龙蛇之手，七岁的少狮林剑华由师叔魏豪佑护逃亡，隐居乡村避祸。十年后，林剑华随叔父闯荡江湖，欲意为父报仇。他们刚踏上征途，便引出了剑华误入铁牛堡、地道脱身、少狮陷情网、双女拼斗夺少婿、青鸿斗凤胜女寇等等一系列热闹故事。

本书故事曲折，语言通俗，适合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。

责 任 编 辑：方 殿

美 术 编 辑：宋丕胜

封面、绣像：张玉良

目 录

第 一 回	避仇家狮儿砺爪·····	(1)
第 二 回	慈孀伤心龙蛇斗·····	(36)
第 三 回	成童励志武林游·····	(51)
第 四 回	赌拳技小试成败·····	(65)
第 五 回	窥械斗山村蹈险·····	(81)
第 六 回	失旅伴狭路逢谍·····	(99)
第 七 回	信谎言误入铁堡·····	(117)
第 八 回	陷凤巢孤雏奋翼·····	(138)
第 九 回	受审讯移居西厢·····	(158)
第 十 回	启械斗二桑作浪·····	(176)
第十一回	遇美妇地道脱身·····	(195)
第十二回	鲍三诛奸挟艳孀·····	(217)
第十三回	陷情网流连小甸·····	(237)
第十四回	双女拼斗夺少婿·····	(266)
第十五回	魏豪求援寻故友·····	(305)
第十六回	父女仗义探贼穴·····	(333)
第十七回	青鸿斗凤胜女寇·····	(356)
第十八回	何跛斗场显神威·····	(375)
第十九回	连珠箭智退群敌·····	(399)
第二十回	飞来凤秘窟逼婚·····	(413)
后 记	宫白羽小说研究·····	(442)

第一回 避仇家狮儿砺爪

直隶省中部，文安、霸州一带，在数百年前，本是宋金的边关，有名的白沟河，正是宋金的界水。在霸州城附近三十里外，有一座镇甸，叫作信安镇，当年也是边围重镇，一到明清，便成为畿辅闲村了。可是民风强悍，犹有燕赵健儿之风，居民又很能恤邻扶患。镇内大街上很多铺户商店，又有定期市集，倒也热闹。街西夹巷内，有一户人家，共十间房，分成两院。正院六间灰房，是本镇祥记磁店马掌柜住着；另有小跨院，别走一门，这却是四间草房，两间北房，两间南房，原归房东自住。在八年前，这房东移入老宅，把四间草房赁给新由霸城搬来的客户了。

这客户共才三口人，倒租住四间房。并且在八年前，这客户刚搬来的时候，几乎是三个空身人，什么也没有。一个长身量、大眼睛的壮年男子，同着一个二十几岁的洒脱妇人，带了一个七、八岁的小男孩；两个大人每人提着一个小白包袱，小车上推着小小两个铺盖卷。看样子像是逃荒的难民，看衣履却比难民干净，看神气又面带忧劳之容，估不透男女三人是干什么的，也不晓得搬到这里，是要投奔谁。

乡下人久居故土，邻里街坊谁都认识谁。骤有异乡人移

入，一见面就看出眼生；既看出眼生，便免不了打听。“这一家子是哪村里搬来的？干什么的呢？是哪家铺子的掌柜新接家眷来着？”当这男女三口坐着小车子进镇的时候，是由信安镇福来客栈的店伙陪同来的。多嘴的人围着看，趁便向店伙打听。店伙却也说不甚清，只知这三位客人由霸州城内联号福星栈店东给引见来的，据说：“他们由打去年，就从外乡好像是北京城吧，辗转流落到咱们霸州来了。在福星栈住了半年多，好像是投亲不遇，扑了一个空，困在店中了。他们就在店中闲住。女的给人洗衣裳，揽外活；男的批些杂货，按日子赶集摆摊，将就糊口。”

这样讲，他们三口是很穷苦的了。店伙说：“这男的很耿直，女的很正派，别看是投亲不遇，困在店中差不多快一年了，他们居然没欠下半文房钱。店东因为这个，很怜恤他们。听说他们要在咱们这里租房落户，做小生意；店东一时行好，就指引到你们新安镇来了。他们不但租这四间民房，他们还要等机会倒两间铺面哩。”

多嘴的邻人听完了这话，很满意。有那多心的人，忽觉着不对碴：“他们有多少钱，要倒铺底呀？他们倒得起么？”店伙听了一怔，摇头道：“这个咱就知道了，反正人家有钱，没钱不会租四间房，还要掏本钱做买卖。”

邻人道：“做什么买卖呢？”

店伙道：“那谁知道啊？反正是能赚钱糊口的买卖，什么买卖不是人干的？干什么不能吃饭？”霸州人口角强硬，一说话就像吵架，其实他们是惯用反诘语，以问为答，来驳对方。

跟着又有一个邻人蹙然地提出疑问：“他们是两口子么？”

好像女的岁数大吧？”

店伙连连摇头道：“不不，人家是叔嫂，光棍小叔子，领着寡妇嫂子，带着一个没爹的侄子。”

另一邻人道：“噢，那就莫怪要赁四间房了，人家三口人还是两个房头呢。”

乡民只管议论，这三口客户已搬进新寓。当地男子在门外扫听，溜到人家屋里去问，人们都胡乱猜疑，这一男一女许是夫妻，赶情凿真了问，人家并不是，就看神情，也觉得不似。老娘们问了又问，才知道这是一出苦戏。这个光棍小叔子，从小在家务农，他的胞兄出门作幕，十来年没有音信，都以为人已不在了。直到上年，忽听人说，胞兄没死，已在北京做官发了财，娶了小婆；又赶上故乡闹蝗灾，他和嫂嫂商量，这才变卖财产，亲送嫂嫂、侄儿，出来寻兄。哪知人言不可靠，到北京扑了空，不但发财的话是谣言，连他胞兄是存是歿，也生了疑问。这一来，在北京，没找到胞兄，他们叔嫂侄儿三口，反害得欲归不得，流在外乡了。他们出来一年多，望风捕影地寻兄，很受了些困苦；幸有余财在手，才免为路殍。他们又摸到霸州来，也是误听乡亲的传言，说是他胞兄现在霸州做官。哪知霸州的州官只是姓氏同音。现任州官姓稽，他们却姓纪。

乡村中人喜刺探别家的细事，若不打听明白，大有死不瞑目之慨。经王大娘、李四嫂，不嫌讨厌，彻头彻尾打听明白之后，左右邻人这才放了心。都叹息说：“大婶子是个苦命的人哪。我想你们当家的，估摸做了大官了，死是不会死的，倒是保不准他要娶小婆。哼，如今晚做官的人都讲究个三房四妾的呢，大嫂子，你也想开着点。”

新客户赔笑答道：“大娘说得对，我是往开处想，娶小婆就娶吧。”

那偎在母怀的男孩子，翻着漆黑的小眼说道：“娘娘，我爹爹不娶小婆，我爹爹也不会做官……”

那个年轻男子忙过来拉着小孩子的手道：“小孩子，少说话，来跟叔叔买东西去。”把小孩扯去了，单剩下纪大嫂应酬邻妇。

娘儿三个整天不出门。区区四间小屋倒有三丈见方的空院子，乡下的房都有宽大的敞院。母子俩把二道门一关，也不知天天做什么。出门上街的，只有那个小叔子，名字叫什么蔚叔。这纪蔚叔据说名叫纪蔚宗，搬到信安镇之后，很谦和地跟街坊联络。闲过些天，便批发些零星货物，赶集摆摊，针头线尾、腿带子、叶子烟，什么都卖。人们看了，又觉纳闷，这一家三口，指什么过活呢？就指着那点点小摊么？后来才听说，人家手里原有些存项，人家还打算租地、赁铺房、开小铺哩。

半年过去，新来客户渐与居民相安，不再遭人猜议，不再被挂在齿颊间了。纪蔚叔跟街面上的人物渐渐有了交情，纪娘子也跟邻妇处得很好，乡妇爱小，纪娘子也不惜小费，一挂线，半块烟锭，很邀得四邻的欢心。那小孩子纪宏泽也渐渐关不住了，偷空摸空，从家中溜出来，找街坊小孩玩。

起初纪宏泽跟人不合帮，常常吃亏，大孩子欺负他，一天总有两三次哭着回家。小些的孩子，又被他打哭，叫人找上门来。他的手溜洒，小孩子比他大个一两岁，也打不过他。但是乡下小孩会合群，一个吃亏，两个帮打，纪宏泽总是吃亏的时候多。他娘很恼，反要打他，骂他没出息。纪蔚

叔叹息劝道：“大嫂，你不叫他出门，岂不把他圈坏了？孩子正在贪玩贪长的时候，你把他憋屈病了，可又后悔迟了！”

这话说得纪娘子泪往肚子里咽，想一想这话很对，小宏在外头挨了打，回家再挨打，到了夜间，必要发吃仗，踢被说梦话哭叫。白天顺了心，晚上睡觉，他立刻会不闹。纪娘子因此又不舍得再打了。纪娘子便屈意哄慰，设法把自己的孩子烦恼岔开，再找邻孩，说一顿好话，管那半大孩子叫大哥，央告他们：“哥哥们多照应我们的孩子吧，他年纪小，他爹没在家。”或者拿出食物果饵，贿赂邻孩，一来二去，这些顽童也会拘住面子，不忍再欺生了。

小宏这孩子起初寡不敌众，孤掌难鸣，就是有力气，也要受气。人家学他的口音，管他叫小侏子，一唱百和地哄他。现在日久熟悉，他的母亲又会哄慰邻孩，近邻的小孩渐受感动，把他算入本街，也成了本街上孩子群的一分子了。他们拾柴禾，挖野菜、摘地梨、放牲口，也叫着小宏，一面做活，一面淘气玩闹。有那半大的孩子，成群结伙地和邻村打群架，比武，扮戏，偷果园子，闹坟地比胆子，小宏人小胆大，也想参加，可是人家嫌他岁数小，“他们家里大人太胜”，仍不肯邀他。

如此，直荒废了前后两年，纪大嫂长吁短叹，纪蔚叔忙忙叨叨，纪宏泽却畅心纵欲地大玩了两年。越是东奔西钻，他越觉环境时变，触目皆成新鲜。于是，在信安镇定居之后，过了一年，他的蔚叔已经租好了“门脸”，开起小铺来；他的娘也跟着忙，包货包，称分量，生涯渐有一定。这天过了正月十五，他的蔚叔已给他找好了书房，他的娘也给他做好了新衣服，新书包，并且，蔚叔也给买来一部龙文鞭影，和几

本三百千、仿本、笔砚，要打发他上学。

他的娘不甚放心，因为学塾还隔着一条街，地远稍僻，她不知小宏野跑，比隔街还远，她心旌悬悬，问蔚叔道：“近街没有书房么？”

蔚叔答道：“有倒是有的，那位胡先生年纪大了，好喝酒，管得不严，要起酒疯来，又无故乱打学生。倒是北街王先生，今年刚四五十岁，有耐性，教得好。好在隔壁张家那个学生也跟着王先生念书，正好同伴，大嫂放心叫他去吧。”

纪娘子点头应允道：“要说呢，孩子认几个字，比一字不识好。咱们也不求他考秀才，中举人；只要能够念家信，能够自己写信，就够了。咱们的孩子还是……咳！”把全盘心思寄托在这一声“咳”中了。

纪宏泽已经玩荒了心，野鸟入笼，不肯上学。又听说入塾规矩如何大，先生动不动要打板子，正和一般村童相似。这天早起，他娘给他洗脸，梳辫子，换上新衣服，挎好书包。他的蔚叔在一边等候，他起心眼里发毛，好像书房如地狱，先生就是阎王。他懒洋洋地挨磨，忽然看见他娘眼圈中含着两行热泪，终于忍不住滚下来了。纪宏泽人小心不小，他便觉十分不安，叫了一声：“娘！”

纪娘子道：“孩子，我就指望你了。你要好好上学，长志气，不要逃学。”

纪宏泽答应了一声，他的蔚叔拉着他的手道：“走吧。”纪宏泽出了家门，到了巷口，回头一看，他的娘送出家门，直到巷口。蔚叔一挥手，径带侄儿见先生，献赞敬，把这欢老虎似的小孩送入寒窗冷砚边。

乡塾两间，有胡须的王先生坐拥皋比，有二三十个拖小

辫的小孩，在那里提笔写字。静悄悄没有声音，纪宏泽直觉发毛。蔚叔和先生谈话，纪宏泽立在身边，东张西望。满屋的小眼睛都盯着自己，有的坏孩子冲自己挤眉歪眼。纪宏泽转过头来，旋见先生立起，引新生到大成至圣牌位前面，烧香叩头拜圣门，拜老师。先生给纪宏泽找了一个座位，在歪桌破凳上坐了。蔚叔跟先生客气几句，走了，剩下宏泽，顿觉塾中空气既冷又闷，勾得人发烦。偷看同学一眼，又偷看先生：先生是个黄病脸，有胡须，手指爪很长，似乎不甚厉害。同学有的还冲他咧嘴——那个邻村小孩，跟他打过架；还有东邻小孩，跟他一块淘过气，原来他们全拘在此处了。

第一天温性，坐了半天，便提早放学了。已到早饭时候，纪宏泽如飞鸟出笼一样，倒不能撒欢，一步步走回家来，他娘已在门口等候着了。纪娘子把他拉到身边，问了许多话，回到屋中，一面吃饭，一面还是盘问。纪宏泽只是怔怔的，没精打采。纪娘子试摸他的脸，似有点发烧。遂哄他出去，找邻孩玩耍。像这样，直过了三天，先生才命执笔描“上大人”，又过了两天，他才念起“尧眉八彩，舜目重瞳。”

几月过去，纪宏泽度惯了书房生活，方才又欢起来。渐渐与同学结伴，下了学，凑到一处玩。这比那伙野孩子还热闹有趣，人多心思多，淘气的法子另是一样了。

纪宏泽上私塾念书很欢，纪蔚叔开小铺，买卖也很好。纪大娘子不做外活了，乡镇地方外活也少，倒是小杂货铺零包卖货，包糖包，切烟丝，也得用人。他们叔嫂不用徒弟，只自己对付，纪大娘子也成了大忙人。乡镇仍喜早眠，一到黄昏，小铺上门板，纪蔚叔就锁门回家，说是教侄儿打算

盘，催着写仿温书。一到近子刻，纪蔚叔又回柜，那时纪大娘子分包的零货小包也打点好了，就由小叔带到柜上。街坊们都说这叔嫂两个好。

纪宏泽随着村童入塾念书，到十一二岁，也该念出什么来了。听老师说，这孩很聪明，就是贪玩，不肯用功；倒练出一笔好字，唯独背书，他怕得透透的、好像没耐性，不肯熟诵，并且他人大心大，心转往别处转，很够淘气了，贪玩胡闹，谁都赶不上他。他身子骨很结实，面色微黑，二目有神，先生说这孩子坏就坏在眼上，一对大眼骨骨碌碌地转，外面不哼不哈，一肚子调皮心眼。这孩子个儿不高，力气也不见得大，可是同学们全打不过他。他有了外号，同学们管他叫小纪猴。为什么叫他纪猴呢？倒不因为他会上树，乡下孩子全能爬树摘枣掏雀，因为纪宏泽和同学们摔跤玩耍，只一动手，他立刻佝偻下腰，缩背，曲肘，一手掩胸，那一手就去拨打人。同学们年纪比他长的，力气比他大的，只要跟他一抓闹，总被他占了上风，他专会摔人。

小同学们全知道纪猴太诡，你就捞不着他。你打他，他会躲，你只一扑他，他弯着腰不知怎么一闪，准把你诓一下子。你只往前一栽，他小子准得翻过来，把你上手一推，下腿一绊。弄不好，摔你一个狗吃屎，他小子就乐着跑了。因为这个，同学们骂他是猴崽子。

同学中那个北街的二黑，就吃过大亏，刚一动手，纪猴的头就钻在二黑的胸前，被纪猴拿头一顶，下面一绊，二黑整个跌了一个跟头，摔哭了，直叫妈。二黑的叔伯大哥大铁都十四五岁了，跑上来就抓小纪的小辫，小纪又这样一扭，那么一转，同学全说小猴要吃亏，哪知大铁到底没有抓着小

纪，他的脚叫小纪踩住，两手照胸口一推，大铁仰面摔倒了。

二黑和大铁合起来，小纪且招架，且跑。忽然有行人经过，大声喝采。这个行人是个布商，就说道：“好哇，两个打一个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别是把式匠的儿子吧？”终于闹出大人来，这场孩子架才罢。

小纪这时不过十一二岁，同学中有比他很大的，还显不出他来。村童上学，不过念杂字学写算；上过一二年，最多三四年就罢了。小纪却不然，他的母亲、叔父还想大供给他。于是一晃到十三岁，他还是念书，除了两三个财主儿子，同学中可说是顶属他学问大了。他虽然刚刚十三岁，在学塾中已熬到二学长的地步了，《四书》读罢，又是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，并且也开了讲。先生给他讲《左传》、讲《大学》；他说《大学》真要命。他还是要小聪明，不很用功。他的全部精神不在学塾中，在下学后。他如今也熬成孩子头似的了，他也跟邻近学童结成一伙，一下了学，便成群结伴，到各处乱转，想出法子来玩耍。削竹片为刀，缚竹枝做马，耍棒弄棍，一到黄昏，就胡闹起来。

若到夏秋收获时间，村塾照例放假，先生也回家忙，学生也回家忙，只有这不种地的纪家，人家越忙，他们倒闲在，小孩子更闲在，纪宏泽在这假期间，没有同学和他做伴，他就独自一人，孤踪乱串，跑到邻村玩耍，或到河边洗澡捞虾。

信安镇有葡萄园、瓜田、枣林，纪宏泽每每光顾，不但偷摘，而且毁坏。他虽然是小学生，倒成了野孩子了。他的母亲和叔父也渐渐看出他淘气来了，但他蔚叔经营着小铺，

他的母亲也不能时时跟着他，也就没法，只有说劝罢了。他又把好话当作耳旁风，大眼珠乱转，自想主意，好话坏话全不听。

一天下学，纪宏泽不知到哪里淘气，惹下了大祸，被人家打了个鼻青脸肿，觉得回家没法交代，在外面盘桓不归，直耗到酉戌左右。他母亲等他吃饭，越等越急。偏偏这天纪蔚叔又跟人下棋去了，她实在不放心，就找到街上。半路上正遇见蔚叔，忙问：“七弟，你看见小宏没有？”

纪蔚叔也慌了，说道：“他还没回家么？大嫂您请回，我立刻就找。他上哪里玩去了？”说着，大步走了下去。

纪蔚叔到各处喊叫搜寻，并且逢人打听，直找了一两个时辰。反倒在离街半里地一座土谷祠旁，寻见小宏一人徘徊。纪蔚叔大声喊叫，他竟不答声。纪蔚叔怒极，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怎么叫你不答应？”就揍他两下，立刻揪他回家。

刚进巷口，纪大嫂兀在口外伫望。出来得急，没加衣服，被夜风一吹，身上抖抖地打战，心上一团急火。远远望见两条黑影，便叫道：“是小宏么？是七弟么？”两条人影全不答腔，一直走过来，正是他二人。

纪大嫂一见孩子寻回，早忘了一切，心花骤开，上前一把握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你这孩子，你到底上哪里去了？可是洗澡去了？怎么不回来吃饭！”

纪宏泽仍然一声不哼，甩开母亲的手，一头钻入里屋，竟脱鞋要睡。这样孩子见识，如何瞒得住大人？被母亲拖到灯影一看，原来面目有伤，血迹斑然，不用说，在哪里惹事，挨了打了。

母亲心痛，又气又恨，叔叔更恼骂道：“你这书怎么念

的？你不知道你娘就只你一个么？你不知你的爹……你这孩子怎么不学好，往下道走！你到底惹了什么祸，叫人打得这样？你是偷人家的果园子了吧？”

母亲与叔父严词诘问，他仍是一字不说。他倒倔强得很，打也不说，骂也不说，哄也哄不出实话。索性饭摆在面前，他明明饿，也不拿筷子了。闹了半个时辰，母亲看着心疼，只得把这场事隔过去，母亲重给热了饭，给他再端上来。他这样才偷瞥了一眼，见他娘眼中含泪，他这才羞羞惭惭，挨到桌前，低着头吃饭。

第二天晚上，母亲、叔叔长篇大论给他讲道，哄他学好，别再惹祸。他一对大眼骨骨碌碌的，脸上似乎不受一点感动。他的叔叔又重到学塾，拜托先生。如此，纪宏泽也老实了十来天。

但他转眼又忘了，玩伴找他。邻村的小孩在某某土岗，安下埋伏了，土坑中埋着石子，要乘夜前来，跟本村打架，“他们要偷营”！

本村的军师就是纪宏泽，他不出马，大元帅有勇无谋，无才聚众，这些小孩只可回家睡觉了。那么这一场大战，只可高悬免战牌了。小纪得到小将的秘报，立刻又跃跃欲动，把竹片刀拿出来。可是“事机不密”，有好几个小孩的“家里大人”知道了，忙把自己的孩子老早拘在家中，也给纪大嫂送话，“他们要打群架”。

那个大元帅是十五六岁的大孩子，叫他爷爷打了一顿拐杖。只剩下纪宏泽，孤掌难鸣，部下也星散了。他还是不死心，在巷口彷徨，往各家探头，唱出他们的集众的军歌，想把玩伴诱出家来。被他的纪蔚叔寻到，厉声叫道：“小宏，你

不回家吃饭，在人家门口闹什么？”

纪宏泽翻了蔚叔一眼道：“小黑借我的仿圈了，我找他要仿圈。”

小黑的姑姑开门骂着出来，忽见纪蔚叔，立刻告发他们的秘谋。纪宏泽便被蔚叔捉回家去。母亲、叔叔都跟他讲道理，说了许多话，“你要知道，你不是乡下野孩子。你怎么引头打群架呢？”他低了头，一声不哼，也不知道这些话打动他没有，脸上表情却是那么木然漠然。纪大嫂哀叹了一声，流下泪来。

又有一次，纪宏泽不知在外面干了什么，脸上没伤，可是回家嗒然若丧，呆了一会，就忙着削木棒，击石作戈，好像又吃了亏，要打算报仇。他的娘看出情形，就防备下。并且明知问不出来，也不再问，只泛泛劝解。略略提示：“你跟人家孩子可不一样啊，你知道么，人家可是有爹有娘。”说到这“爹”，纪大嫂声音哽塞，眼泪直转。

纪宏泽偷眼一看，不禁自语：“哼，又掉泪了，哭不够！”

“哭不够”三字，本是他心中的话，可是一时忘形，竟说出声来。纪大嫂突然立起，面泛红云，她勃然大怒了，骂道：“你，你，你这个没心肝的奴才！”纪大嫂浑身打战，气得手脚冰冷。

纪宏泽看出不好，扭身要溜。纪大嫂喝道：“小铃子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纪宏泽感觉到母亲动了真怒，他究竟是孩子，他立刻夺门要跑。纪大嫂往前一赶，只一步，到了纪宏泽身后。纪宏泽失声一叫，还想支挣，被他娘像捉小鸡似地擒住，只一

带，纪宏泽跟头踉跄，栽到内间。纪大嫂回手关上屋门。

屋中微有声息，旋即听见小纪失声一叫，立刻又没有声息了。如此，直到晚饭后，纪蔚叔在铺中饿得肚子叫，还是不见家中送饭来。纪蔚叔只得提早上板，连帐也没算，就回家了。家门竟没有上闩，纪蔚叔进了院，回身闩上。一看正房，屋门交掩着，推了推关着呢，纪蔚叔忙叫了一声：“大嫂！”

屋中人半晌才哑声答应，立刻开了屋门。纪蔚叔急道：“大嫂怎么了？”纪大嫂早已扭过脸去，退到内间。纪蔚叔道：“大嫂，饭熟了没有？”在堂屋打转，忽一眼看到内屋，这才明白了。小纪正在内屋当地跪着呢。

纪蔚叔道：“小宏，你又惹你娘生气了。”偷看纪大嫂，面色苍黄，两眼通红，在床上坐着喘息，满脸都是泪，连衣襟都湿了一大片。小宏在地上跪着，浑身是土，手面有伤。纪蔚叔还道是他在外面打架了，哪知纪大嫂恨儿不争气，把小纪大打了一顿，打完又罚跪，已然闹腾了两个时辰了。这孩子口中就不肯说出半句求饶、知悔的话来。要罚他跪，他更倔强起来，打死他，他也不下跪。纪大嫂伤心断望已极，几乎要自杀。母子俩关上门闹，大加责罚，不许出声，小纪也不肯出声，又没有人劝，母子全下不得台阶。直等到纪大嫂拿出刀子来，小纪方才害怕，方才下跪，可是到底不告饶。

纪蔚叔代为求情，把小纪拉起来。纪大嫂痛哭起来，说道：“七弟，我一点指项也没有了！这孩子越大越没出息，您听他说什么，他挖苦我又哭了。我实在不争气，一想起来，就不由得掉泪。别人没笑话我，他倒笑话我，这东西多够